

文化漫笔 米芾嵩山避暑

吴文玺

米芾怕热,大概因为胖。书上说他暑天常袒胸露乳,抱石而眠。

米芾的《逃暑帖》疑似为写给宰相章惇的,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章惇(1035—1105),字子厚,号大涤翁,蒲城(今福建浦城县)人。元祐八年(1093年),章惇拜相,贬斥旧党,恢复新法,著有《章子厚内制集》。

《逃暑帖》共有八字剥去不能辨识,但大体尚能辨其大意,大概说米芾因暑热而逃暑于某山,幸兹安适。字体端庄,恬淡无华,用笔结字宁拙毋巧。锋芒敛放有度,逆锋明显,掠磔含蓄,大有“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的气概,高逸之至。

米芾为什么逃暑?要从米芾的雍丘令说起。雍丘就是杞县。三国时曹植曾为雍丘王,北宋时为京畿十六县之一,属开封府。元祐七年(1092年),米芾42岁,知雍丘县。米芾刚刚由一个小秘书擢升地方长官,好功心切。虽然是年雍丘遭遇旱灾及蝗灾,他还是向朝廷虚拟了一个丰收的喜讯。他直接给当朝宰相范纯仁写了一封信,报告说我这里无须您老挂念,啥事没有,足以养拙苟禄。这封信就是《岁丰帖》:“弊邑幸岁丰无事,足以养拙苟禄,无足为者。然明公初当轴,当措生民於仁寿,县令承流宣化,惟日拭目倾听,徐与含灵共陶至化而已。芾顿首再启。”

范纯仁于是决定对雍丘地方课以重税,并限时足额完成。好大喜功带来的恶果,让米芾始料未及,他只好硬着头皮到乡下催租课税,老百姓怨声载道。米芾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元祐八年(1093年),雍丘再遭旱灾,连年歉收,饿殍遍野。米芾这回再也不敢打肿脸充胖子了,上书朝廷说明雍丘县目前状况,奏请给予赈济,哲宗准奏。于是,雍丘衙门开始准备开仓放粮,规定大人按月20斤,儿童10斤。朝廷虽然准奏赈济,税负却没有减免,朝廷一面委派官吏监督雍丘县衙放粮,一面又委派官吏苛责雍丘县衙完税。米芾苦不堪言,连写几道奏章请求对雍丘县两税(即夏税和秋税)给予减免,每每都泥牛入海。米芾闹心得不要不要的,写了一首《催租》诗,发了一肚子牢骚:“一司日日下催租,一司且且催租税……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

监庙东归。他已经不想再去那个雍丘令了,他以为自己不是那个料。他想去一个清静所在,好好研究一下书法和收藏,那个地方就是中岳庙。绍圣元年(1094年)10月,米芾获准转任“监中岳庙”。《逃暑帖》即是米芾在监中岳庙任上所写。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本朝杂记》中写道:“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此云‘逃暑山’,其非在杞(雍丘)甚显。避暑可至秋方去,则非监庙家居断难如是逍遥也。”很明了,山即是嵩山。在嵩山,米芾还写过《拜中岳命作》:“云水心常结,风尘面久劳。重寻钓鳌客,初入选仙图。鼠雀真官耗,龙蛇与众俱。却怀闲禄厚,不敢著潜夫。常贫须漫仕,闲禄是身荣。不托先生第,终成俗吏名。重城议法口,静洗看山睛。夷惠中何有,图书老此生。”与其说米芾到嵩山是来避暑,不如说是来避世。

母爱深沉

母亲的巴掌

刘瑞菊

母亲今年80岁了,在坐落于绿博园附近的安置社区里安享晚年。每逢周末是母亲最高兴的日子,孙男孙女纷至沓来,嬉闹身旁,其乐融融。母亲年轻时性格急躁,到现在仍然是大家庭的“家长”,无论她说什么,我们都会哄老太太高兴。

母亲养育我们兄妹五个,还要赡养爷爷和姥姥。上世纪70年代,除了大姐学帮家里挣工分外,我们姊妹四人都在上学。为了凑够春节后开学要交的学费,腊月初,父母就开始走街串户卖自留地的甘蔗了。他们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甘蔗一走就是三四天,边走边打听哪个村要演电影,晚上就在电影场里一棵一角、五分地卖。卖完后回到家,将墙边存放得好好的甘蔗装车再拉出去卖。那码在墙边的碧青的甘蔗一定很脆甜,但我们一棵都舍不得动,那是我们的学费来源。到了春节后开学的硬币去学校报到,看着老师一分两分分钱时头上沁出的细密汗珠,我们总是难为情地低下头。

迫于生存的压力和沉重的负担,

那一代农村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大多粗暴而武断,母亲更是性子急、干活快、处事果断,再加上我家还是受人歧视的富农成分,脸上更难有笑容。自打记事起,母亲留给我们的印象除了严厉还是严厉。我们入学以前就要背唐诗宋词,认字算数。入学后,也都保持着班上优异的成绩。干农活时,她也只是稍加指点,由我们独立完成,完成不好的后果同样是暴风骤雨式的体罚,或许她对子女的爱已全部溶化到严厉中了。我们五个从小就懂事勤快,努力学习,说实话是怕母亲随时都会爆发的麦秸火脾气和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的巴掌。

出于对母亲的敬畏,小时候我们从未和母亲有过亲昵的谈心,也无法想象出她和蔼可亲的样子,撒娇两个字只能在书本里读到,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我们每天都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一点小事受到母亲的惩罚。由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缺乏双向的深层次沟通,我们的喜怒哀乐都在姊妹五个中间同时供应四个学生的艰难和坚强,体会到了父母在生活无以为继四代处借粮时的窘迫,体会到了父母在歧

难释怀,二姐婚后多年仍不能原谅父母当年让她高中退学的决定。1990年9月,我考上大学要去学校报到那天,别的学生离别父母一步三回头,泪水涟涟,突然远离父母的现实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而我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和特殊年龄阶段的逆反心理,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离开母亲的视线,摆脱母亲的巴掌了!

长久的生活磨炼,自立自强的观念早已镌刻在内心深处。大学时光我的座右铭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家,都不算好汉。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尽情遨游,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幸福和痛快,每学期我都是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我还去当家教,为自己挣生活费。冬夜,从装有暖气的学生家骑着车子出来,迎着逼进肺腑的寒风和打在脸上的雪花,突然想起了母亲和父亲去卖甘蔗的日日夜夜,他们是不是也冻得无处栖身?那一刻,我仿佛突然长大了,体会到父母在贫苦的年代里同时供应四个学生的艰难和坚强,体会到了父母在生活无以为继四代处借粮时的窘迫,体会到了父母在歧

视富农成分的环境中想知识改变自己命运的抗争,体会到了父母因无力凑齐子女学费决定让女儿退学时的痛苦和无奈!

以后的工作中也常遇到挫折和困惑,但都能以自己的毅力、忍让使许多困难得以顺利化解,母亲面对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言传身教早已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后来我们几个都陆续地在不同岗位上工作,虽然普通平凡,但是敬业认真,可以说和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母亲和农村许许多多平凡的母亲一样,赡养老人,教育子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家庭,用自己并不宽大的肩膀扛起了生活中所有的苦涩和艰难,为子女头顶撑起一片成长的天空。在一步步经历了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的各种角色后,我的性格已更加柔韧细腻,更觉得父母安康是世间最幸福的事和最大的荣耀。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有归途。将来即使我们满头发华发、满脸皱纹,只要父母幸福安康,我们就仍然是孩子,心里总充盈着世间最温暖的亲情。



故土国画 李振

新书架

《文人谈》

深入探寻文人的内心独白

许锋

读书之人,最熟悉文人——其实,更多的人只是熟悉文人的作品,并不熟悉文人本人。薛原先生研究文人,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此种读书方法,于更多读书人而言,是极有借鉴意义的。《文人谈》一书,共谈到36位文人,其中多数为读者所熟悉;少数学者,有的读者可能会陌生。只是通过薛原先生的研究和讲述,文人从其作品和艺术世界中款款走出,走向他们或者我们熟悉的生活。

薛原先生长期沉浸于文人的作品之外,博览群书,在文人的传记、日记、书信中,深入探寻文人的内心独白。他自言,透过这些他“读到了

人生的况味,更读到了人间世态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文人在时代风云里的生存。”《文人谈》由此便是一部关于作家、画家的阅读札记,一部直面文人心灵最潮湿的角落的笔记,一部记录某个时代,某个地域,某个阶层的心灵简史。

作为一名副刊编辑,其实薛原先生几十年来都做着读书、写书、荐书、品书的工作。2010年,他出版《闲话文人》,2013年,又出版《画家物语》,至此本《文人谈》,我理解是其躬耕于文人田园的“三部曲”,自成体系,亦是他自己作为文人的乐此不疲的生活写实。

人与自然

夜听蚊雷晓听鸦

王留强

囊,在自家水缸里养几只青蛙,或在房间里放几只蜻蜓以祛除蚊虫。随着科技发展,现今人们驱蚊的手段较古人更胜一筹,灭蚊片、灭蚊喷剂、灭蚊灯、电子蚊拍、各种生化和电子兵器,十八般武艺统统上阵。然而,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蚊子,顽强而又坚韧,加上其强大的繁殖能力,真是赶不杀不绝,一代更比一代强。

深夜刚进入香甜的梦境,耳边便传来一阵讨厌的嗡嗡声,胆大的蚊子还直往人耳朵眼里钻。此时本能地伸手或抓或拍,时而偶有斩获,但大多是空挥手掌枉费力气。复睡去,嗡嗡声再起。忍无可忍,侧身开灯下床遍寻,轻轻拍打衣物,终不见蚊影,虽心有不甘,也只能窝着恶气关灯睡觉。蚊子是很有耐心的家伙,等人睡着了,它又找准你裸露之处,狠狠地咬上几口,算是完成了

一整天的粮草储备。漫长的夏夜,人们就这么在起起伏伏中艰难度过。为防蚊子叮咬,我网购了蚊帐,晚上骄傲地撑起,想饿死这些可恶的小东西。但狡猾的蚊子让人防不胜防。它像个灰色线头,潜伏于蚊帐的不起眼处,如果你稍不注意,正好成为它丰盛的晚餐。入夏以来,因为夜夜与蚊子斗智斗勇,不知度过了多少个难眠之夜,耗费了多少交缠心力。

蚊子和苍蝇都是我们痛恨的害虫,但我对蚊子的痛恨远远大于苍蝇。苍蝇的骚扰多是在明处,它停留时有明显的黑色坐标,让人们认得清打谁。而蚊子则不同,它叮咬人时多是在黑暗之中,饱餐后又隐蔽在门后、床下和墙壁等阴暗之处。由于其纤巧的身体和快速反应能力,总是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也难以捕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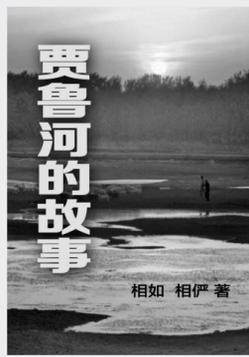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这些不速之客从何而来。家有密封的纱窗,出入立马闭门,但还是无法阻挡它们的混入。在整个夏天,与蚊子周旋和搏斗,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科目。那天,我在沙发上起身,无意中触动了茶几二层的一张报纸,瞬间有一小团黑色物体滚落出来,在地板上不停地移动着,像是被风吹着的一段黑灰线头。我想捡拾起它,岂料凑近一看,是一只肚皮滚圆行动困难的蚊子。我赶紧扯出一张抽纸将它狠劲摁住,那张白纸顿时浸透了斑斑血污。这只聪明一时的蚊子,自以为可以安逸地过上一天好日子,不料因为贪婪,吃圆了肚皮,却再也飞不起来,最终断送了一条小命。

与蚊斗,道路漫长而坎坷,没有胜负,更没有尽头。与蚊斗,其痛无穷,其累也无穷。在我们眼里,蚊子是可恶的敌人,在古人却表现出了有关痛痒的诗意和禅心。苏东坡把蚊虫的叮咬看成是一种相遇的缘分:“车轻马稳轡衔坚,但有蚊虫喜扑缘。”范成大把蚊声当成一种听觉盛宴:“空里情知不著花,逢场将病当生涯。蒲团软暖无时节,夜听蚊雷晓听鸦。”诗人佛意宽大高远超脱,不念人恶豁达乐观,漠然痛痒淡视风云,令人敬佩人彻悟。

连载

贾鲁河的故事

相如 相伊 著



圃田泽的美好

圃田泽,远古时代郑州东面,黄河南面的一大片水域,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湖泊。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就是黄河在其南岸较低洼地区形成的滞洪区。这一片水域,其面积大致相当于今天郑州市东半部分和开封市西半部分的总和,向南一直延伸到今天许昌市北部。这么大的区域,该是广义的圃田泽,而狭义的圃田泽则是郑州东到中牟这段区域。近年的考古研究表明,郑州商城的外城墙只有南、西、北三面城墙,其东面则直接以圃田泽为天然屏障。由此可见圃田泽的范围之大。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圃田泽水位下降,多数地方成为陆地,水草丰美,野兽出没。就我们今天郑州的圃田就是圃田泽的一部分,在春秋名原圃,战国名圃中。水阔草丰,古树参天,野物杂生,气象万千,于是就成就了王侯贵族狩猎的好去处。

周穆王姬满统御天下时,就曾多次远离京城到圃田游玩、狩猎。一次周穆王正在全神贯注地

狩猎,突然从草丛中跳出一只斑斓猛虎,低吼着向他冲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穆王的贴身卫士高奔戎一个箭步就挡在了主子的前面,与猛虎进行激烈的搏斗,最终带着满身的伤痕生擒老虎,并将老虎献给穆王。大喜过望的穆王嘉奖了勇士高奔戎,令人将老虎就暂时关在圃田西边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从此后就被称作了关虎屯,就是现在郑州市中心的关虎屯,只是千年的岁月已将一个小村落变成了大都市的一部分。而后穆王西归时又派人把那只虎运往了荥阳的汜水,建立牢固的苑苑来存放猛虎,这里就是“锁天中枢、三秦咽喉”的虎牢关,也是三英战吕布的地方。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诗经》的这首《车攻》,写的就是周宣王姬静狩猎圃田之事。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是西周中兴之主。他这次狩猎圃田泽,史书上多有记载,如《墨子》说:“周宣王会诸侯而田于圃,车数万乘。”这么大

动静,当然不只是为了打猎,其实是为了会合诸侯,重立王朝威仪,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盖此举重在会诸侯,而不重在事田猎。不过藉田猎以会诸侯,修复先王旧典耳”。《诗经》中涉及田猎的诗很多,但描写场面之宏大,首推此诗。这首诗写战马精良,猎车牢固,人欢马叫,旌旗蔽日,尽显周王朝威武。

圃田泽在古代名气很大,不仅是因为穆王、宣王狩猎和这首《车攻》。这个湖泽面积巨大,被列为天下“九州”之一,被誉为“豫州之藪”,以浩渺的水域、茂密的树木花草、种类繁多的飞禽猛兽名扬天下。

后来由于黄河决口多次淤塞而形成众多沙丘,渐升为滩地,圃田泽更是美景加良田,成为人们的喜居之所。直到清朝,圃田还是一处水草最佳地,每年早春,各种的水草应时而生,遍地绿草如茵,鲜花盛开,景色十分优美,因而被誉为郑州八景之一,而名为“圃田春草”。清雍正间郑州知州张敬曾作诗咏赞:“藪泽平铺嫩带烟,偶经酥雨倍芊

那么圃田泽跟贾鲁河又有什么关系呢?且听我细细道来,关系大了。

在这里还得提及魏惠王,因为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圃田泽水面收缩和渠水河道淤积严重,致使水流不畅,魏惠王又重新疏通并加宽了河道,并向西延伸引黄河水入渠。又在五池口开挖了一条五池沟,“沟上承泽水,下注渠。”这样就圃田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滞洪区,“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引黄河水入渠的就是鸿沟。鸿沟先在河南荥阳把黄河带有较多泥沙的水引入圃田泽,使水中的大部分泥沙沉积在圃田泽中,既减轻下游渠道的堵塞,又使圃田泽起到水柜的作用,调节鸿沟的水量,而圃田泽的水量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鸿沟就是贾鲁河的前身,也可以说圃田泽在一定时期是贾鲁河的一部分。所以说他们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联。

就在圃田泽边上,有一个人跟贾鲁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就是战国时期的列御寇,生活在战国早期的郑国,大约在

今天的郑东新区到圃田一带,他被后人称为列子。一个老子、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代表人物。

列子故里就在圃田村。沿着列子大街走进列子祠,快步穿山门,悄悄过钟楼、肃穆进大殿,静静绕廊房,一处处看去,一段段怀想,最后脚步停在八卦御风台上,想象也停留在这台子上:列子或许就是从这里乘风西去。《庄子·逍遥游》中记录,列子是一个能乘风遨游的神仙。《述异记》中也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游八荒,立秋日反归,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摇落。后来列子也真的是被渲染成了一个仙人,唐玄宗天宝年间曾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宋徽宗宣和年间也加封列子为冲虚观妙真君。列子升入了神仙的尊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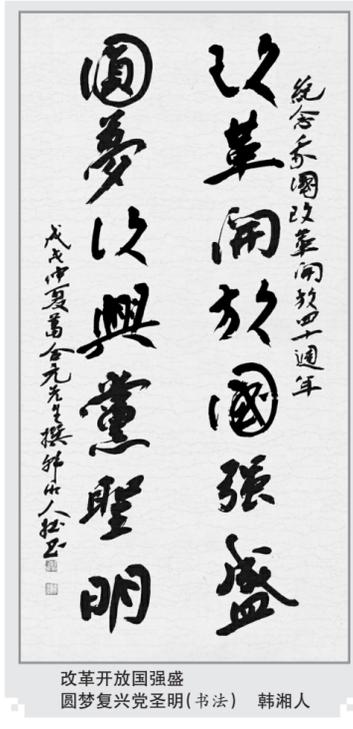
明媚的阳光辉映着大地,和煦的春风温柔地吹着,我就在这美好的时光里,心潮澎湃地看着想着,恍惚之间眼前就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荒草疏离之间,烟岚凄迷之时,一个衣袂飘飘,仙风道骨者鹏鸟斜风,倏忽

间没人云霄,片片白云如苍狗肆意变幻……

怀着崇敬的心情将脚步最后停驻在列子墓前。

湖河环流,丘陵起伏,树木葱茏,鸟语花香。在这阳春三月的艳阳天,我在列子墓前呆立着,一段段怀想,最后脚步停在八卦御风台上,想象也停留在这台子上:列子或许就是从这里乘风西去。《庄子·逍遥游》中记录,列子是一个能乘风遨游的神仙。《述异记》中也说,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游八荒,立秋日反归,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摇落。后来列子也真的是被渲染成了一个仙人,唐玄宗天宝年间曾诏封列子为冲虚真人,宋徽宗宣和年间也加封列子为冲虚观妙真君。列子升入了神仙的尊位。

明媚的阳光辉映着大地,和煦的春风温柔地吹着,我就在这美好的时光里,心潮澎湃地看着想着,恍惚之间眼前就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荒草疏离之间,烟岚凄迷之时,一个衣袂飘飘,仙风道骨者鹏鸟斜风,倏忽



改革开放国强盛 圆梦复兴党圣明(书法) 韩湘人

诗路歌歌

玉米(外一首)

贺红江

玉米

汗水的味道在炎热的小暑蔓延 灌浆多时的玉米在阳光下金黄一片 整齐的队列,渴盼走进家乡的粮仓

多年前,我与父亲 在褐色的坡地上 一窝一窝地将种子揉进泥团 一锄一锄地细细整墒

每当饥饿,眯着那片玉米地 看蜻蜓 蝴蝶低飞 看玉米秆一尺一尺地越过头顶 看晨露如何亲吻疯长的胡须

这个时候,你会在葱绿的世间 放肆地吆喝 在田野,憋足一口气 会有一种莫名的悲怆或是欢快的声音 在青纱帐里互相撞击

树

清风徐来 在千家岭村一株板栗树下 你会顿然置身世外

轻轻抚摸破裂的树干 就像生活中那些褶皱 一些粗糙的番薯、玉米和小麦 童年的火焰在翻滚 这么多年的奔波 多么需要一块有分量的钢铁稳一稳

父亲啊父亲 你就是这株板栗树 伟岸而不屈服于岁月的侵蚀 饱满的果和那些粗粒 与我们相依相守

抓紧了树 枝丫上的那层青苔是薄弱的痕迹